

困學紀聞

五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攷史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三皇之書伏犧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

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
此非爲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爲忤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
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忤可乎周陽由蝮驚之靡爾其可與黯
並言乎汲黯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集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跼蹐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蹻韓非子楚莊王
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
也蹻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
衆王滇此又一莊蹻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

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脩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

補遺

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畧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爲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太

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下同二句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
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
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淮
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盜所
邪而反何也

謂英布史
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也長沙異
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者草花
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

能爲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世房中歌
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好事者因滑
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威其事未詳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在善文中

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
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云
齊使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蔡生漢書以爲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辨漢世爲尤甚擬人之非倫漢儒爲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
於公孫弘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
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殽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
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
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
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規
人心之從違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

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
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留居秦宮鴻門譙項羽
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荅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

文公語錄以此

事為虛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

刑法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

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

殖傳誤

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標爲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疑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域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

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爲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爲平矣酷吏傳序號爲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爲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陰陽家何也七畧劉歆所爲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

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爵之網所能
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爲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叙之母一婦人而勵其
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
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蠲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
以回人心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
無爲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
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爲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
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

屬國之名

表云三年

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

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

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

張氏譜云詩老見春秋

禮記仲見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然其所叙但記自少及長立

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爲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

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

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爲自叙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歛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

節義也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

見卓

鮑傳孔休蔡

勲劉宣與卓茂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

見卓

茂傳王皓王嘉並

弃官

見李

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

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

莫知

又云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武揚子
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
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
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
非但止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
門桓崇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爲弘
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